

祁生天緣奇遇

祁羽狄，字子輶，吳中杰士也。美姿容，性聰敏。八歲能屬文，十歲識詩律，弱冠時，每以李白自期，落落不與俗輩伍，獨有志於翰林。每歎曰：「烏台青瑣，豈若金馬玉堂耶！」下筆數千言，不待思索。詩聲詞賦，奇妙絕倒。且善鐘王書法，又粗知丹青。時人目為才子，多欲以女妻之，皆不應。其姑適廉尚，督府參軍也。姑早亡，繼岑氏，生三女，皆殊色。長曰玉勝，次曰麗貞，三曰毓秀。隨父任所，皆未適人。尚以衰老，乞骸骨歸。時，生以父憂，家居寂寥，鬱鬱不快。

一日，與蒼頭溜兒入市，見一婦人，年二十餘，修容雅淡，清芬逼人，立疏簾下，以目凝覷生。生心動，密訪之，乃吳氏，名妙娘，頗有外遇。生命溜兒取金鳳釵二股，托其鄰嫗饋之。妙娘有難色。嫗利生謝之，固強之。妙娘曰：「妾覷此人果妙人也。但吾夫甚嚴，今幸少出，但一宿則可，久寓此不宜也。」生聞之，即潛入，相持甚歡，極盡其樂。即枕上吟曰：

深深簾下偶相逢，轉眼相思一夜通。

春色滿衾香力倦，瘦容應怯五更風。

妙娘曰：「妾亦粗知文墨，敢以吳歌和之」：

別郎何日再相逢？有心常寄便時風！

一夜恩情深似海，只恐巫山路不通。

歌罷，天色將曙，聞外扣門聲急。妙娘曰：「吾夫回矣。」與生急擁衣而起，開後門，求庇於鄰人陸用。用素與妙娘厚，遂匿之。

用之妻，周氏也，小字山茶。見生豐彩，欲私之，生應命焉。茶曰：「吾主母徐氏新寡，體態雅媚，殊以玉人，坐臥一小樓，焚香禮佛，守節甚嚴，但臨風對月，多有怨態，知其心未灰也。妾以計使君亂之，可以盡得其私蓄。」生謝曰：「亂人之守，不仁；冀人之財，不義；本以脫難而又欲蹈險，不智。卿之雅情，心領而已。」言未畢，一少女馳至，年十三四，粉黛輕盈，連聲呼茶。見生在，即避入。生問：「此女何人？」茶曰：「主母之女，文娥也。」生曰：「納聘否？」曰：「未也。」

文娥入，以生達其母。母即自來呼之，且自窗外窺生。見生與茶狎戲，風致飄然，密呼茶，問曰：「此人何來？」茶欲動之，乃乘機應曰：「此吳妙娘心上人也。今礙其夫在，少候於此。」徐氏停眸不言久之。茶復曰：「此人旖旎灑落，玉琢情懷，窮古絕今，世不多見。」徐氏佯怒，曰：「汝與此人素無一面，便與褻狎，外人知之，豈不遺累於我！」山茶亦佯作慍狀，對曰：「妾但不敢言耳！言之恐主母見罪。」徐氏詰其故。山茶曰：「此人近喪偶，雲主母約彼，前來諧老。」徐氏驚曰：「此言何來？」茶曰：「彼言之，妾信之。不然，則主公所遺玉扇墜，何由至彼手乎？」徐氏即探衣笥中，果失不見，徘徊無聊，又久之。山茶知其意，即報生曰：「娘子多上覆，謹持玉扇墜一事，約君少敘。如不棄，當酬以百金。」生揣事由於彼，非我之罪也，乃許之。蓋徐氏三日前理衣匣，偶遺扇墜於外，為山茶所獲，至是即以兩下激成，欲俟其處久而執之，以為挾詐之計耳。近晚，生登樓，與徐氏通焉。繾綣後，徐氏問曰：「扇墜從何來？」生曰：「卿之所賜，何佯問耶？」徐氏曰：「妾未嘗贈君，適山茶謂君從外得者，妾以為然，故與君一敘。今乃知山茶計也。」徐氏悔不及。明早，果以百金贈生行。生留一詞以薄之，名《惜春飛》：

蝶醉蜂迷鶯不語，只以妙娘為主。玉墜憑誰取？又成紅葉諧成鴛侶。

兩地風流知幾許，自喜連遭奇遇。悉對傷心處，何時共枕？重相敘。

徐氏恨山茶賣己，每以事讓之。茶不能堪，遂發其私。徐氏無子而富，族中爭嗣，因山茶實其奸，鳴之於官。官受嗣者賄，竟枉法成案，徐氏以淫逐出，文娥以奸生女官賣。徐氏恥而自縊。生聞之，不勝傷痛，作輓歌以弔之。曰：

胡天不德兮，殲我淑人。情輕一死兮，義重千金。花殘月缺兮，玉碎珠沉。俾生長夜兮，夢斷芳春。遭此仇兮，何所伸？欲排雲兮，奈力寡而未能。心耿耿兮思素恩，神恍惚懷舊情，淚漣漣兮滴翠巾，愁鬱鬱兮欲斷魂。千回萬轉兮，痛我芳靈。靈其有知兮，鑿我微忱！

生且泣且歌，不勝哽咽。乃散步林外，少放悶懷。不意新月印溪，晴煙散野，樹影墜地。生乃還步，踽踽獨行，悽慘愈切。忽聞後有環佩聲，生回顧，見一女子冉冉而來。後隨二女童，一掌扇，一執巾。生以為良家子也，意欲趨避。乃遙呼曰：「祁生何為避耶？」生疑為姻戚，進步迎揖。然芳容奇冶，光彩襲人。生驚訝，未遑啟問，女即曰：「妾玉香仙子也。朝游蓬島，暮歸廣寒。拂扇則風行千里，揮巾則雲幔九霄，非俗女也。因與君有麗緣，到此一相會耳。」生聞其言，疑為鬼魅，不敢近，但唯唯求退而已。女笑曰：「妾乃不如徐氏耶？君子日後奇遇甚多，徐氏不足惜也。」即攜生手，同還生家。生聞其香氣清淑，愛其纖指溫潤，亦不甚怪。然而夜深人靜，重門自開，燈滅簾垂，明輝滿室。生雖疑，不能卻矣。與之共枕，頗覺綢繆。至五更，二女童報曰：「紫薇登垣，王申候駕。」女即整衣而起，與生別曰：「後六十年，君之姻緣共聚，富貴雙全，妾復來，與君同歸仙府矣。贈玉簪一根，扣之，則有危即解；小詩一首，誦之，則終身可知。」言畢，凌空而去。生望之，但見雲霓五彩，鸞鶴翱翔。生始信其為仙也。即視其詩，乃五言一律：

君是百花魁，相逢玉鏡台。

芳春隨處合，夤夜幾番災。

龍府生佳配，天朝賜妙才。

功名還壽考，九九安重來。

生與玉香全後，精采倍常，穎悟頓速。衣服枕席，異香鬱然。人皆疑其變格，而不知生所自也。

時，廉參軍致政歸，泊船河下，聞文娥官賣，即以金償官，買與次女麗貞為婢。是日，生至講堂，適聞廉歸，驚曰：「此吾至親，別十年矣。」即趨謁。廉聞生至，急請入，各以久疏慰問。廉尚曰：「尊翁捐館，幸有子在。沈子瑛發十也，但願早遂青雲，以慰尊翁之志。」生謙謝久之。廉呼岑氏出，且曰：「祁三哥在此，非外人也。」岑氏謂三女曰：「三哥有兄弟，請我認我。」

麗貞辭以「曉起彩茉莉花，冒風不快」。岑氏與玉勝、毓秀出見。生拜問起居，禮貌修整。岑見生閒雅，心念：「得婿若此人，吾女何恨？」而勝與秀亦熟視生。生目玉勝妝豔，毓秀豐美，亦覺戚戚然焉。廉曰：「麗貞何在？」岑曰：「不快。」廉曰：「一別十年，今各長成，寧不一識面耶？」命侍女素蘭催之，不至。再命東兒讓之，麗貞不得已，斂髮而出。但見雲鬢半蓬，玉容萬媚，金蓮窄窄，睡態遲遲。生立俟之，自遠而近，停眸一覷，魂魄蕩然。相揖後，以序坐。岑以家事詰生，生心已屬麗貞，唯唯而已。頃間，茶至。捧茶者，文娥也。生見文娥，文娥目生，兩相疑喜。茶後，繼之以飯，岑與三女皆坐。岑曰：「三哥不棄，肯時來一顧乎？」廉曰：「吾欲以家事托子輅，子輅寧即去耶！」三女皆贊之。而麗貞又曰：「三哥倘以家遠不便凡有所需，一切取之於妹。」生以麗貞之言，深為有情，即以久住許之。

是夕，寄宿東樓。生開窗對月，惆悵無聊，乃浩歌一絕自遣，云：

天上無心月色明，人間有意美人聲。

所需一切皆相取，欲取些兒枕上情。

生所歌，蓋思麗貞「一切取妹」之言也。歌罷，見壁間有琴，取之而撫之，作司馬相如《鳳求凰》之曲。不意風順簾陰，樓高夜回，而琴聲已淒然入麗貞耳矣。麗貞心動，密呼小卿，私饋生苦茶。生無聊間，見小卿至，知麗貞之情，狂喜不能自制，竟挽小卿之裙，戲曰：「客中人浼汝解懷，即當厚謝。」小卿拒，不能脫，欲出聲，又恐累麗貞。久之，小卿知不可解，佯問曰：「小姐輩侍妾多矣，倘舍妾，惟君所欲，何如？」生亦知其執意，乃難之曰：「必得桂紅，方可贖汝。」桂紅，乃玉勝婢。小卿曰：「桂紅為勝姐責遣，獨睡於迎翠軒，咫尺可得。」

生與小卿挽頸而行，果一女睡軒下。生以為桂紅矣，舍小卿而就之，乃驚醒。非桂紅，乃素蘭也。蘭在諸婢中最年長，玉勝命掌繡工。一婢拙於繡，遷怒於蘭，責而逐之，不容內寢。怨恨之態，形於夢寐。遇見生至，怪而問曰：「君何以至此也？」生不答，但狎之。蘭始亦推陰，既而歎曰：「勝姐已棄妾，妾尚何守！」遂納焉。生尤風流有情，而蘭亦年長知味，鴛鴦顛倒，不啻膠漆。生密問曰：「麗貞姐何如？」蘭曰：「天上人也。」曰：「可動乎？」曰：「讀書守禮，不可動也。且君兄妹，何起此心？」生愧而抱曰：「對知心人言，不覺吐露心腹。」既而問：「桂紅與誰同寢？」蘭曰：「桂紅，勝姐之愛婢也。此人聰慧，與文娥同攀筆硯，今君以情鉤之，亦可狎者。」生甚喜，至天明就外，作一詞以紀其勝。詞名《蘇幕遮》：

素蘭花，桂紅樹，迎翠軒中，錯被春留住。乖巧小卿機不露，借雨邀風，脫殼金蟬去。

一杯茶，咫尺路，卻似羊腸，又把車輪誤。且向桂花紅處吐，攀取高枝，再轉登雲步。

生早與素蘭別時，天尚未明，偶遺汗巾一條，內包玉扇墜並弔徐氏詞。小卿來喚素蘭，見而拾之，私示文娥曰：「此物也。」文娥觀詞，不覺淚下。麗貞理妝，呼文娥代點鬢翠。文娥至，則秋波紅暈，淒苦簇容。貞怪而問之。娥不能隱，以實千曰：「吾母死，皆為祁生。今見其弔母詞，是以不覺流淚。」麗貞索詞觀之，歎曰：「真才子也！」取筆批其稿尾，曰：

措詞不繁，著意更切。悉牽雲夢，宛然一種相思，筆弄風情，說盡百年長恨。誠錦心繡口，可愛可欽；必金馬玉堂，斯人斯職。然而月宮甚近，何無志於姮娥？乃與地府通枕，實有功乎才子。

其所批者，傲其銳志功名，勿勞他慮。即令文娥送還生。

時，廉有族中畢姻，夫婦皆往。生見文娥獨來，擁而歎曰：「兒何以至此耶？」娥惟吁歎，道其所以，乃出扇墜、弔詞還生。生曰：「汝從何得之？」娥曰：「小卿自迎翠軒得之。今麗貞姐使妾奉還。」生且愧且謝。既而見所批，又驚又喜，歎曰：「世間有此女子，羞殺孫夫人、李易安、朱淑真輩矣！」讀至末句，歎曰：「吾妹真姮娥也！僕豈無志耶？」遂以末聯為有意於己，乃以白紗蘇合香囊上題詩一首，托文娥復之：

聊贈合香囊，慙慙謝贊揚。

弔詞知恨短，批稿辱情長。

愧我多春興，憐卿惜晚妝。

月宮雲路穩，願早伴霓裳。

麗貞見詩大怒，撻文娥。待父母歸，欲以此囊白之。毓秀知之，恐玷閨教，使二親受氣，急令潘英報生。時，英年十七，亦老成矣，慮生漸出他故，緩詞報曰：「秀姐知君有香囊送人，甚是不足，乞人，親謝之。」生笑曰：「秀姐年幼，亦知此味耶？」牽衣而入。秀已待於中門，以故告生。生驚曰：「何異所批！」秀曰：「彼警君耳，非有私也。」生茫然自失。秀曰：「玉勝姐每愛其兄，與妾道及，必致嗟歎。今在西鶴樓，可同往問計。」生含羞而進。玉勝見生，遠迎曰：「三哥為何至此？」秀顧生，笑曰：「欲作登雲客，先為入幕賓矣。」勝問其故，秀曰：「兄有『月宮雲路穩，願早佩霓裳』之句，遺於麗貞姐。貞姐怒，欲白二親。今奈何？」玉勝笑曰：「妾謂兄君子人，乃落魄子耶！請暫憩此，妾當為兄解圍。」即與秀往貞所。

貞方抱怒伏枕，勝徐問曰：「何清睡耶？」貞乃泣曰：「妹子年十七，未嘗一出閨門。今受人淫詞，不死何為！」勝與秀皆曰：「詞今安在？」貞不知勝為生作說客，即袖中以詩囊擲出。勝接手，即亂扯。貞怒起，奪之。已碎矣。貞益怒。勝曰：「三哥，才子也，妹欲敗其德，寧不自顧耶？」因舉手為麗貞整花，低語曰：「三哥害羞，適欲自縊。送人性命，非細事也。」貞始氣平。勝乃回顧素蘭，曰：「可急報三哥，貞妹已受勸矣。」

蘭往，見生徘徊獨立，而桂紅坐繡於旁，亦不之顧，乃以勸貞事報生。生喜而謝之。蘭挽生曰：「妾原謂此人不可動，君何不聽？」又背指紅，曰：「可動者，此也。為君洗慚，可乎？」生又謝之。蘭附紅耳曰：「祁生肥有意於子，今其慚忿時，少與款曲，何如？」桂紅張目，一視而走。蘭追執之，罵曰：「我教汝鄉，汝不能，則累我。我一言，即逆我。汝前日將勝姐金釧失去，彼尚不知；汝逆我，我即告出，汝能安乎？若能依我，與祁生一會，即償前釧，不亦美乎？」桂紅低首無言，以指拂鬢而已。蘭撫生背，曰：「君早為之，妾下樓為君伺察耳目。」生抱紅於重茵上，解衣試之，乃處子也。逡巡畏縮，生勉強為之，不覺鬢翠斜欹，猩紅滿裾。

蘭下樓，因中門上雙燕爭巢墜地，進步觀之，不意勝、秀已至前矣。蘭不得已，侍立在傍，尊勝、秀前行。行聞梯上行聲，以為蘭也，尚樓紅睡。回顧視之，乃勝與秀，生大慚。勝大怒，即生前將紅重責，因抑生曰：「兄才露丑，今又若此，豈人心耶！」生措身無地，冒羞而出。無奈，乃為歸計。

明日，見廉夫婦，告曰：「久別舍下，即欲暫歸。」廉夫婦固留之，生固辭。乃約曰：「子輅必欲歸，不敢強矣。待老父幾日。」

再來一顧，幸甚。」生謹領而別。途中無聊，自述一首：

洛陽相府春如錦，亂束名花夜為枕。
弄琴招得小卿來，迎翠先同素蘭寢。
文娥痛母哭弔詞，麗貞題筆一贊之。
牽惹春魂發新句，轉恨生嗔欲白之。
絕處逢生得毓秀，恐玷閨名急相救。
潘英邀我中門待，棲鶴樓前慚掩袖。
玉勝頻呼入幕賓，相迎一笑問郎因。
即須少倚南樓坐，此去因先慰麗貞。
麗貞見妹歡情復，桂紅巧繡嬌如玉。
素蘭觀燕往中門，勝秀登樓皆受辱。
一場藉藉復一場，兩處相思兩斷腸。
春光漏盡歸途寂，何日同棲雙鳳凰？
麗貞小字阿鳳，故末句及之。

生去後，三女皆在百花亭看杜鵑花，東兒報曰：「祁君去矣。」勝與秀相對微笑，麗貞獨有憂色，停眸視花，吁歎良久，無非念生意也。玉勝不知，問曰：「妹子尚恨祁生耶？祁生果薄倖，昨觸妹，又辱桂紅。被污之女，不可近身，已托鄰母作媒出賣矣。」貞曰：「彼辱妹，姊尚容之；彼辱婢，姊乃不容耶？」玉勝語塞。蓋勝久欲私生，惟恐二妹忌之，又恨桂紅先接之也。貞是夕憑欄對月，幽恨萬種，乃制一詞，名曰《阮郎歸》，自訴今生之情，每歌一句，則長吁一聲。文娥等侍側皆為之歎歎。

聞郎去後淚先垂，愁雲欺瘦眉。情深須用待佳期，郎心不耐遲。
香閣靜，寄新詩，眼前人易知。寸心相愛反相離，此情郎慢思。

[返回 >> 祁生天緣奇遇 >>](#)

[本書始](#) [本書完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